

中副選集

第十三輯



中央副刊



中央副刊



中央日報編印

中副選集

第十三輯

有所權版



究必印翻

出版者：中央日報社

發行人：潘 煥 昆

編輯人：王 理 璜

地址：臺北市忠孝西路一段83號

劃撥帳號：一一二一〇號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十一月五版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〇六〇三號

（本書如有缺頁、倒裝，請寄回調換）

中副選集

第十三輯

序

董秋

中副選集第十三輯將於今年耶誕節前出版，其中所收輯的是自本年六月至十月本報副刊所登載的佳作。我們之所以在這個時期出版有兩個原因：第一是由於歷次出版選輯時，因為篇幅限制，割捨佳作甚多，因而決定在本年內增出一集；第二是希望在耶誕節與新年中，為大家提供一份極有意義的禮物。

不久以前，我們接到一位在台北縣貢寮國中國文教師的來信。她說爲了選取有益身心、又能激發學生加強思考的閱讀材料，她從中副第十二選集中選出了一篇文章分發給二年級的一羣學生。在全班閱讀的時候，她聽見泣啜的聲音，而在討論的時候，有些發言的同學喉嚨哽咽，眼睛裏閃着淚光。這位老師寄給我們幾份學生們的讀後報告，有的說：「我被作者的父親的愛心及其有恆的意志，感動得流下了眼淚，而且我發現我的父親，也和他頗有相似之處。」有的說：「最可貴的還是在精神上得到最大的鼓勵。」

童稚的心聲，最是赤誠坦白；而發揚愛心，加強意志的力量，予讀者以精神上的滋養與鼓勵，正是一個副刊及其編者所應不斷追求的目標。

文章真是經國的大事，不朽的盛業，無論其表現的方式是小說、散文、詩歌、劇本，或是論述，它的影響力是深入而廣遠的。個人的氣質、行爲以及其對事物的看法，無不在潛意識中受其所讀書文的影響。這種影響往往有甚於法律制度以及有形教育的力量。

一篇好的文章重要因素之一是興趣；沒有趣味的文章是不容易被讀者接受，也不容易對讀者產生較大影響力的。英文中「興趣」一詞亦作「利益」解，對文學而言，實在是極爲精妙的。

根據上述的認識，我們一貫以此爲中副的標的。雖然多少年來，中副在「中正和平、樂觀奮鬥」主旨下爲讀者服務，然而我們努力不够的地方實在是太多了。

這一輯的中副選集，共計收入二十三篇佳作，凡二十萬字。精裝本選用紅色燙金封面，希望爲讀者帶來愉悅的佳節、快樂的新年。以及充滿着熱與力的前途。

中副選集 第十三輯目錄

序·····	楚崧秋	(3)
歸鄉、歸鄉·····	韓 韓	(9)
近鄉情·····	儲端平	(20)
音樂教室·····	曉 風	(30)
夏天的遊戲·····	喻麗清	(37)
溪之流程·····	零修謙	(44)
清福三年·····	侯 楨	(49)
白非力·····	程明琿	(65)
千帆盡處·····	李昌屏	(75)

父親！父親！……	也 耘	(85)
台農選一號……	白慈飄	(102)
咪咪死了……	趙淑敏	(115)
九叔……	鄭邦泰	(141)
香姊的初戀……	謝智惠	(176)
三更燈火……	之 安	(186)
移愛……	蕭毅虹	(211)
春蠶……	竺靜華	(224)
蝙蝠與飛象……	陳郁夫	(240)
論唐詩與中華文化……	陳鼎環	(278)

戰鬥的波蘭文學……………	龍寶麒	(293)
別忘了帶筆……………	聖裔	(301)
民心與民心歸向……………	李長貴	(308)
人生的意義在那裏？……………	陸海天	(314)
警告美國……………	陳之藩譯	(322)

歸鄉、歸鄉

韓 韓

小食攤

住處附近，沿著大馬路進來的巷子，擺滿一排攤子。這些攤子總存在了好些年了吧。原先是不合法的，經常有倉促收攤落荒而逃的鏡頭出現；後來也許基於住戶需要逐漸合法化起來，攤子固定了，擺攤的面孔也因之固定。她在國外的日子，幌在腦海裏的竟然常是些擺攤兒的面孔，以及雙十節慶時他們頭頂上的一片旗海。

從機場出來，一路高樓櫛比，大廈鱗次，陌生感不覺逐步在加深，車轉入巷口，她禁不住脫口而出，「這些攤子還在！」有着多少喜悅。

「是啊，聯合新村一直是老樣子。」母親說。

回家，第一餐，擺在面前的，特別是兩袋涼麵，幾乎三口兩口，她一掃而光。

「是攤子上買的，挺便宜，就知道你想吃這。」

小食攤最忙碌的時間，是每日下午五點左右時刻，附近電子工廠放工，成羣的女工湧入

街道，做回家的打算。肚子餓的，自然就便光臨附近的小食攤。於是，圍着油膩圍裙，額頭佈滿豆粒汗珠，攤主的手，像是指揮着沒有休止符的樂章，頓時敲打起忙碌的節拍來了。

「老闆，給我一碗多粉，外加兩個貢丸，一個滷蛋。」

「滷蛋重滷過三四遍了，很硬，你還要不要？」

「那——不要了。」

「老闆，麻醬麵一碗，不要放豬油。」

「老闆娘，給我一碗涼麵，別忘了，不要等到賣完了才輪到我啊！」一位穿土黃色廠服的女孩張著一雙靈秀的眼睛。

由他們那等親切而戲謔的談話裏，可以想見顧與主之間已相當熟稔。眼前這些年紀輕輕的女孩，活潑健康，吱吱喳喳笑鬧在一起，工作已經是遠遠拋在一邊了，此刻繞在口邊的談話範圍，屬於另一天地，鄧光榮啦！甄珍啦！在水一方啦！

她總有趣地看着她們，眸子裏溢滿感謝的光，心中儲滿感激之情。就是她們，年年月月埋首於加工廠，國家的經濟起飛，外銷增長，全是她們的功勞，旁觀者如她，似乎很難不感染於她們無拘的快樂。

有的女孩走到隔壁水果攤子，買幾隻削得雪白的台灣梨，手裏拎一隻，嘴上咬一隻，口齒不清地與賣水果老頭講價。賣了二十多年水果的老頭兒嘴裏不情願——瞧瞧這些能吃的年輕姑娘們——笑操着濃厚大陸鄉音的台語也就更含糊不清啦。

小食攤供應不同的顧客，自早到晚。清晨有吃粉絲油條趕着上班上學的。下午攤前空閒，偶爾亦有等顧客要車排班排煩了的計程車司機，跑進攤子，大聲與老闆天南地北一番，順便要碗麵的。回來的這些日子，她的時間，大多屬於別人，腦裏全是應酬辭令，胃腸裏全是佳餚珍味，屬於自己的時間幾乎是零。因此她經常在帶着一身疲憊回家之後，脫去華麗的衣裝，把蓬黑的長髮束起，換上短褲，拎着大磁湯碗，彳亍穿過黑暗的巷子，到攤子上買消夜去。小心翼翼捧着滾燙的碗回來的路上，自己的影子在水泥路上拉得好長，腦海裏却是一片空白。她偏愛那片空白。生活過份充實並不美好，留給自己些些空隙一向是她的哲學。

但是，她同樣愛攤子上另一角度生活的美。攤上，電燈亮着，回回高朋滿座，長得白白淨淨的老闆兒媳婦站在圓形爐鍋前，排出一排大碗小碗。每次她均站在一旁，可以從容不迫地將這位能幹媳婦的動作觀察得很清楚：她在應對客人五花八門需求的當兒，迅速而準確地對準每碗攔入不同的作料；不時還得攪動鍋內的麵、餛飩或青菜什麼的。爐火烤紅她的額頭

，開蓋熱氣薰迷了她的眼睛。瞧她下麵、撈麵、再把長竹杓裏的東西倒扣入調好作料碗裏的一貫步驟，是那樣的有條不紊，真是一種藝術。她以爲這就是美，充滿了對生命信心的美，那種實實在在的生命力充斥在這裏，甚至可以觸摸到那股勃勃跳動的生命。這個女子那一刻的美，竟無人可比擬。

偶而家裏懶得弄晚飯，就去叫麵吧。好久了，她沒有機會嘗到如此古老可親的小小服務，這種額外的享受。

「麵來了。」送麵的小弟總先這麼在門外喊兩聲，再伸手按門鈴。有時是一個老頭兒，操着沙啞的北方口音。「麵來啦——」。他們提着木製長方形的盛裝容器，上頭蓋着木蓋，有一弓形木製提手。脚步細碎，哈彎着腰地跨進門，穿過院中小徑，在踏入客廳玄關門檻的當兒，必然把腰背挺住了，謹慎地將腳上的鞋脫掉。

「不要脫，不要脫。」她總是連忙搖手告訴他們。「我們不脫鞋的，真的沒關係。」

送麵小弟，他目不斜視，對四周環境採取非禮勿視的態度，頭或許不垂低，眼角可絕不四面飄掃，中國人懂禮的美德倒在他身上表露無遺，她十分驚喜於這意外的發現。在等收碗收銀的空檔，若是聽到唱機播出的熱門音樂，小男孩也會輕輕頓着拍子，合唱兩聲哩！她一

聲「謝謝你啊！」也往往易使小男孩羞紅了臉，怪有趣的。有一回，外面豔陽高照，她母親想趕着在下一班收信時間前寫完一封信，却又懶得爲寄信再跑一趟郵筒，送餃子小弟來了，順便請他把信投入回途的郵筒裏，母親坐在椅子上趕着最後兩行，然後封口，寫地址，貼郵票。她在一旁急死了，直催着母親快點，快點，小男孩却一直說沒關係。等人走了，她才懊惱地記起忘了請人家坐下，他一直都站在那兒！

這次返國她不免驚喜於家鄉物質的文明飛速增長，却也不免於感嘆精神文明日漸的萎縮。對許多事物觀念的變遷，使人懷疑西方物質文明究竟帶給家鄉了什麼？幸而在這些懂禮可愛的的小人物身上，找回了一些失落的中國傳統美德。歐美那種一切以金錢衡量人生、人性，那種現實短視的價值觀和意識型態，永遠不要侵襲這塊土地，大約是她的奢望吧？

颱風來了

多久了，沒遇到颱風，她想。

FNN美軍電台未免過份緊張，頒布命令似的警告大家準備應付颱風登陸。隔幾分鐘就重覆播報同樣的風速、暴風中心經緯度；原來播放古典小品錄音帶的也臨時由一位帶有磁性的

女播音員做現場廣播，音樂也換成輕快熱門的流行曲子。午後，颱風警報正式發出，他們如臨大敵，把緊急事故求救的電話號碼一遍遍的播報着。

小時候，她和她同學最喜歡颶颶風了，年年總是期望着它們，像期待着假期一般。她更特別嚮往走在狂風中。某年夏天，在一次颶風的風勁雨疾中，她獨自一個人坐上公路局往奇岩新村的車子，把臉貼在車窗上，任憑窗外雨水流動的紋路冰涼她的眼睛和面頰。迎着風雨，她跑上山坡看山風怒吼，看山雨肆虐，那種草木搖曳瘋狂的美曾帶給她無比震撼。倚山而築的小村在山脚下躺着，顯得十分無助。然後她挺起濕淋淋的身軀，奮力張開已無法張開的雙睫，衝下山去，享受那一剎的抒放，也不顧路上稀落行人的奇異目光。那已是高三時候的事了。

記憶中的颱風，總有許多鮮活的事可以追尋。十幾年前，住的眷村房舍都以竹籬做圍，稍為強勁的風一吹，籬笆就整排整排地倒了，平時無法窺見全貌的人家院落，在颱風過後，竟然可以一覽無遺。對孩子們來言，這是件好玩的事。後來家家都改建紅磚圍牆，情況不免改觀，唯有偷工減料未置鋼筋的圍牆仍經不住考驗，她和弟弟每每興奮地跑回家報告，回到當件樂事來說：

「後面吳家的圍牆倒了。」

「那邊王家的也倒了一半，只剩半人高啦。」

颱風過去，真是滿院瘡痕。街巷電線吹落，樹枝橫斜路中，滿地殘葉敗枝，亦有連根拔起的。她喜四處觀望，然後像尋寶似的檢回一些折斷的樹枝或花莖，插植在自院中。如今院落裏兩棵枝葉扶疏的闊葉榕已無法使人想像它原來瘦小的面目了。還有那株靠牆的古柏，以及那一排高出牆外的聖誕紅，都是當初不知從那兒檢來的小枝插種的。

她懷念停電後點燭吃晚飯的情趣，喜歡躺在床上讀書，窗外千軍萬馬奔騰着風雨，可懷念的，可喜歡的太多了。

家裏曾淹過一次大水。那時候，她已嫁出去了，住在不會淹水的四樓裏。回家的時候水已退盡，只在牆上留下一道黃泥印。

颱風過後的幾天若不下雨，景色定是異於平常，空氣特別清爽潔淨，可以處處嗅到觸到那種明淨的透明，更常見東邊出着太陽西邊飄起細牛毛雨。但是，人們都知道颱風已經過去了，個個打開釘牢的窗，緊閉的門。大人們查看四周，扶起吹倒的竹籬，爬上屋頂察看吹落的屋瓦，或者架了木梯鋸斷搖搖欲墜的枝榦，孩子們則拖着吹倒在路旁各種東西，興奮地互